

征服爱神

“解剖” 芃羽

我在想，我的书和读者的来信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时间差”。

什么是“时间差”？哦，懂排球的人大概会比较清楚，但我在这里要提的是当大家看到我每一本新书的序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那是现在式，因为那多半是芃羽的过去式心情。

简单的说，我写序的时间离出书多半会有一段距离，因此，我在序中回答或表达的话可能并没有什么时效性，因为序交到出版社后，我又会陆续收到读者来信，有些读者的问题就会留到下一本书才说明，这样说大家明白了吗？

就像现在，当大家看到《征服爱情》时，可能是写序之后的两个月了，所以，如果我不小心在序中来不及反应大家的看法或是建议，还请多多包涵，耐心等待，下一本书一定会将各位的支持与加油声一一记上。

有读者来信说芃羽很少提到自己，每次写序都看不清、摸不透我的一切。

神秘是种美，想像是种艺术，我一直在传达这种概念给大家，怎么大家反而责备我的用心良苦呢？为何还要苦苦逼问一个写作写到几乎天旋地转的作者这种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呢？

那给点基本档案！

好吧！就给点最“基本”的吧，请大家别再使出缠功要我的资料了，谜底揭晓如下：

本名：x 芃羽（听说台湾有人和我一样名字，真真真要吓死我了！怎么可能有人会有我老爸的上乘文学功力呢？）

性别：女（纯粹）

生日：四二九，一只金光闪闪的牛

年龄：忘了！（别研究，人家说忘了就一定有苦衷。）

体重身高三围：模糊（因近视太深，看自己也朦胧。怎么，看东西模糊没有罪吧？）

兴趣：广泛（就是无法一一列举）

嗜好：太多（就是多到想不出来）

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手两只脚，正常。对了，眉毛在眼睛上面，嘴巴在鼻子下面。（什么？这些是废话？哦！那我就不写了。）

排行老么，个性请看《冷月孤星》序文，上面有“详细”交代。

以上，谢谢观赏。

可以了吧？那些一而再、再而三要照片的朋友们请靠自己想像吧！但，别想得太美，拜托，那会让我有压力。

好了，别谈芃羽了，最重要的是，大家对“五行麒麟”有什么感想？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大家看到书以后才能讨论了吧！没关系，我可以等。

《征服爱情》是五行麒麟的第二部，以“水麒麟”江澄为主角，还是以香港为故事主线发展的地点，本想营造更清晰的背景资料，无奈一趟计划好的香港之行因故取消，令我扼腕得写不下去，足足有三天不碰电脑。（迂

怒)!

在这一本书中，神秘的“麒麟王”终于登场，他意外地掳获了许多女人的心，连出版社的审稿小姐慎芬也对他另眼相看，这个结果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想想，五行麒麟会做何感想？被一个后辈小子抢尽风采，怎么说都无法平衡，所以，接下去的几本书可能会有龙争虎斗的场面出现，看过女人互相争风吃醋，也得看看男人的针锋相对，那种场景，别有一番不同的情趣哩！

由于男主角众多，人物个性上的描写分类就比较不明显，甚至会有些微的重复，这种小小的瑕疵，应该不会影响各位读者看书的情绪吧？我想，愈写下去，每个人物的性格就会自动显现，到时，五行麒麟的形象区分会更加鲜明突出，希望大家能不厌其烦，继续看下去，让这六个帅哥能活跃在大家的脑海中。

预告一下，下一本是方腾的爱情故事，和这一本有着微妙的关系哦，敬请拭目以待，拜拜。

第一章

香港 尖沙咀

盘据香港近百年的奇特组织祥和会馆，最近一直为一件事情困扰着。虽然外界看来神秘的它一样风平浪静，但组织里的成员却为了“水麒麟”江澄的出走而大伤脑筋。

江澄位居会馆金、木、水、火、土“五行麒麟”之一，十天前，他留下一封信，说是要辞去水麒麟的职位，之后便消失无踪。

另外四位麒麟，丁翊、方腾、林剑希和武步云利用祥和会馆的情报网搜寻他的下落，但熟悉会馆作业的江澄却制造了许多烟幕，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自己则趁着混乱之际离开了香港。

祥和会馆的四位长老尤其对江澄的举动感到痛心。因为江澄自从十四岁父母先后去世之后，几乎是由四位长老带大，他与他们之间俨然已成为祖孙，可是，他这次的离开似乎决定要与祥和会馆断绝关系，走得突然又不带任何感情，仿佛在祥和会馆的这二十七年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可言。

“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生为五大家族的人，死为五家族的鬼。江家就他这么一个子嗣，他与祥和会馆之间就算斩断了脐带，也永远都是我们的孩子。况且水麒麟这个职位一经选上绝不能辞让，他再痛恨也得继续做下去。”

长老们下了命令，其他四位麒麟都无奈地面面相觑。

想要脱离祥和会馆是条严重的戒律，四位长老的意思非常明白，他们都不想弄到动用家法处罚江澄的地步，只要他肯回来。

江澄是五行麒麟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但是，在那副不苟言笑的面具背后，他的内心世界是不是也如他表面那般无动于衷呢？连与他十分亲近的丁翊与方腾也无法将他真正看透，但起码这个出走事件可以让他们了解，江澄原来也有冲动的时候。

“情报作业是江澄的拿手戏，现在要用这招逮他，简直就是班门弄斧。”土麒麟方腾耸耸肩。

“是啊！以前的追踪都是他一手主导的，现在要用这套系统追他，实在可笑！”火麒麟武步云咕哝道。

“以他的才智和行动力，可以去当个情报员了。”木麒麟林剑希牵动嘴角，对找回江澄的这档差事已开始感到乏力。

“他再聪明也逃不过祥和会馆布下的眼钱。别丧气，真正棘手的还在手头呢！”金麒麟丁翊横了他们一眼，心下明白，要找到江澄并不难，难的是要如何劝他回来。

他们曾以为他到了台湾，跑了一趟，但毫无所获，只好又回到香港待命，等待新状况出现时再行动了。不过，丁翊还算有斩获，他把他的女人俞晓净带回香港，绑在他身边，婚期指日可待。

“的确，棘手的事在后头，因为我家那个小鬼头已经知道她最崇拜的澄哥失踪了！”方腾伸手往脸上一抹，觉得这才是事态真正严重之处。

五大家族这一代年龄相近，彼此又往来密切，交情也都很好，方腾的小妹方茵就对江澄死心塌地的迷恋，这是祥和会馆众所皆知的事。只是，江澄对这个才二十岁的小妹妹没什么感觉，他笃实内敛的个性并不因方茵的热络而受影响，还是像大哥哥般地对待她。

倒是祥和会馆的成员都乐见五大家族能彼此联姻，亲上加亲，方能更加稳固这五个不同姓家族间的感情。

但希望归希望，方腾他们都清楚，这场爱情追逐战目前也仅止于一头热而已，方茵虽然对江澄有好感，可是江澄从来都不曾将方茵当成女人看待，在他心中，方茵根本还是个黄毛丫头。

“茵茵知道了？”丁翊也不禁冷汗涔涔。那个冲动的丫头一旦知道“她的”澄哥离家出走，一定会闹得鸡犬不宁的。

“这下子有好戏看了。”林剑希十指交握，眼中闪着兴味的光彩。说来奇怪，天不怕、地不怕的方茵每次看到他就像小猫一样，泼辣劲儿在他面前收得彻彻底底的，从不敢造次。

“完了！请绑好你家那只母老虎，免得到时又要替她收拾残局。”武步云和方茵年龄最相近，但两人就像死敌一样，一见面就吵。

“那得要看她古灵精怪的脑袋肯不肯歇一歇了。”方腾对好动的妹妹一向没辙。

“希望她不会做出什么骇人的事。她做事通常不管别人的感受，一路直冲，也只有江澄招架得住她的无理取闹。”丁翊揉了揉太阳穴，毫无征兆地头疼起来。

“喂，看好情报网，别让她切入追查江澄的下落。出走一个已经够烦人了，我可不想让她再来凑热闹。”武步云赶紧提醒他们。

“是哦！那个丫头不管我们怎么防护，老是进得去咱们的电脑网路。”丁翊得先叫电脑中心的人员小心应付。

“方腾，管管你妹子吧！”林剑希拍拍方腾的肩，笑着说。

“她最怕你，你去管她好了。”方腾堵回一句。

“算了，她只怕我，但治得了好的是江澄，何况我可没耐性带孩子。”林剑希嘲弄的说。

“她二十岁了！”方腾更正道。

“这就是重点，一个二十岁的孩子！”意思很明显了，无论方茵到哪里，她的代名词只有一个，那就是“麻烦”。

唉！四个男人一致叹气，早知道就和江澄一起出走，也好过在这里穷伤脑筋。

江澄啊！你这个臭家伙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天！怎么会这样？澄哥连一句话也没跟她说就这么走了？他怎么可以这么狠心？他明明知道没有他，她根本活不下去啊！

方茵还不能从江澄离开祥和会馆的打击中醒来。昨天她不小心从二哥口中听到这则消息时，宛如青天霹雳，一道闪电直劈进她的心中，将她的少女情怀击得粉碎……

好吧好吧！是夸张了点。

方茵瞪着镜中自己依然神采飞扬的脸，无奈地摆摆手，江澄出走的确让她吃惊，但还没到欲死欲狂的地步。

说到她对江澄的感情，不仅家族的长辈们觉得好笑，连她也无法解释其中的缘由。

从小她就像家中三个哥哥的跟屁虫，他们走到哪里她跟到哪里，被嫌弃得要死，可她就死皮赖脸的黏住不放，因而得到常跟另外四只麒麟相处的机会。

最早，她是比较喜欢丁翊的，因为他成熟稳重又器宇非凡，可是看久了，她又觉得他太老，不适合她。

之后，她被林剑希的俊目给电了好几下，那个贵族气十足的帅哥是个天生的美男子，当她的偶像绰绰有余。可是，在看清林剑希对男人比对女人还要好之后，她就对他敬而远之，同性变是爱滋病的带原者，她不是少碰为妙。

武步云就不用说了，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小鬼，只会乱吠而已。

而一直被她忽略的江澄，沉默寡言得让她有时会忘了他的存在，要不是某一次因缘际会，江澄展露了他的聪明才智，被她看表了那张斯文得有点土气的脸之下，竟是智慧过人的脑袋与掩饰得很好的精练，恐怕她还傻傻的以为他只是块木头哩！

想起她发现他在电脑上运筹帷幄的谋略功力，她的一颗芳心想不被吸引都不行。这个五行麒麟中最不起眼的男子，竟有一颗比其他四个都还灵活的脑袋，真是酷呆了！

从那时起，她的心中就再也容不下别的男人的影子了，小时候最喜欢的二哥方腾，靠边站吧！

但她的崇拜并没有得到相同的回报。江澄每次看见她都只是微笑，摸摸她的头，说同样的一句话：“茵茵，你怎么都没变？”

这是什么鬼话？好像她这几年的饭都白吃的一样，好歹她也长高了，身材变匀称了，脸蛋更美丽了呀！

可恼的是江澄似乎没把她放在眼里，他那双“黜目”压根儿没瞧见她的改变。

呼！气死人！

要说他对她无动于衷的理由是因为他另有喜欢的女人也就罢了，顶多她施个手段就能赶跑对手，可是，苦的是她完全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没有对手的战争又哪来的输赢可论？

“你的对手是江澄，没有别人！”二哥方腾曾这么取笑过她。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江澄不喜欢她，一点也不！

但这又如何？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她就不相信以她的热情会融化不了那颗冥顽不灵的石头。

“好！就这么决定！”她一古脑儿地从床上跳下来，冲到衣柜前拿出背包，决定到江澄位于大屿山的实验室瞧瞧。

既然连祥和会馆都查不出他的行踪，那么就让她来试试身手好了。

不论天涯海角，也要把他追到手！呵呵，够神通吧！

她把东西塞进背包，换上轻便的长裤衬衫，准备开始她的“寻爱计划”。

一打开门，她才跑下楼梯，正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门，就发现她的爸妈哥哥们像五尊佛像似的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似乎早就严阵以待地等着她下来。

“你想去哪里啊，丫头？”方家的大家长方敬华一身灰蓝中式长袍，壮硕的体型与英武的容貌，气势应该很惊人，但面对女儿，他的声音实在轻柔得有点离谱。

“今天你没课，不用上学吧？”大哥方跃一张笑脸直瞅着她。她的功课表全家都知道，哪天有课没课全部蒙混不了。

“我……”这是什么阵式？方茵瞪大眼睛，猜想她聪明的家人可能又要开始啰唆了。

“不准去找江澄！他的事由我来处理就行了。”方腾一眼便看穿妹妹的打算。

“谁说我要去找他了？今天有同学找我去研究功课……”她正想扯点小谎，就看见母亲了然的笑容。

“茵，你说谎话时总是不停地眨眼睛，难道你没注意？”古明珠的外表虽然温婉，但心机之深，绝对是家中任何人所万万不及的。

“老妈，我只是……”都怪她在娘胎时被老妈摸得太清楚，害得她心眼再怎么转也转不出老妈的手掌心。

“江澄出走是他的事，你别跟着瞎缠。”

老妈语气柔和，可是方茵知道她的和颜悦色都只是给她面子而已，要是真的不听警告，那下场通常会很惨。

“可是他一个人不知道跑哪里去，又没家人替他担心，太可怜了！”她嘟着小嘴，强辩着。

“就算他没有家人，也不用你瞎操心，有你二哥和丁翊处理就好了，你乖乖地上你的课、念你的书，安心地等江澄回来。”古明珠岂会不明白女儿的心思。虽然江澄是个不错的男孩子，但他从未表示对方茵的感觉，看着女儿直贴着人家冷屁股不放的傻劲，她就气虚。

“有我帮忙，说不定会更快找到他。”方茵细致可爱的五官全都挤在一起了。他们哪会理解她的心焦？是她的澄哥不见了啦，她怎么还沉得住气。

“你别愈帮愈忙！大家都知道你搅局的功夫一流，其他毫无可取。”三哥方行不忘插嘴扯她的后腿。

“好！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连老爸也是！”她跺脚大喊，气恼的瞪着她亲爱的家人。

“丫头，我什么都没说啊！”方敬华委屈地申诉。他对宝贝女儿几时说过

重话来着？真冤枉啊！

“哼！不去就不去，那我出门散散心总可以吧？”反正只要出了家门，谁还管得住她的脚？

“我载你去！”方腾看见母亲向他使个眼色，立刻会意，接下护送妹妹的工作。这小鬼，不看好的话，不知道又要捅出什么楼子。

“怎么？以前嫌我爱当跟屁虫，现在换你啦？”方茵没好气地说。

“我得尽到照顾妹妹的责任啊！”方腾耸耸肩，老妈的命令不得不从。

“几时你又成为好哥哥了？全是爸妈的狗腿！”方茵恨恨地走出大门，把一家子的“关受”抛到脑后。

“看看这丫头……”老爸的数落被门关上，听不见了。

方茵快步跑到方腾的跑车旁，坐进车内，用力摔上车门，以兹泄愤。

“轻点，车子和你又没仇！”方腾笑着滑进驾驶座，对她的使性子摇摇头。

“澄哥行踪不明，会馆的烂电脑又像怕我会偷资料一样加了十几道关卡，二哥，让我知道他的下落会死啊？”方茵双手交环在胸前，频频抱怨。

“不会死，会很惨！步云说千万别让你蹿进来，否则又要像上次与旗帮的事一样被你搞砸。”方腾一想起一年前与旗帮交恶的结果，全都拜他这个小妹所赐。

“旗帮的事你还记恨到现在？”方茵最受不了人家提那件糗事。

“从来没有人敢忘记那是你的杰作。”

祥和会馆武家的船运生意一直因旗帮的渔船干扰而大受影响，为了彼此的好处，五行麒麟想尽办法接触到这个以香港海上人家“蚕民”为主的帮派核心，放话要与他们好好谈谈，商量个解决的办法。

整个事件原本该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圆满结束，谁知道，就在江澄代表祥和会馆要进入旗帮与其帮主对谈之时，方茵竟不分青红皂白，以为旗帮抓住了江澄要胁祥和会馆，于是不顾一切地冲进旗帮大闹，还不小心在帮主的儿子身上划了一刀……

商谈的事当然不欢而散，旗帮对祥和会馆的“诚意”质疑，于是扬言再也不与祥和会馆和谈，也绝不愿放弃他们出没的那片海域。

这下子不仅江澄费尽心思的安排被捣毁，连同武家的船运也跟着倒楣。也因为如此，武步云每次看见方茵就破口大骂，说她是个有头没脑、有勇无谋的脓包。

“那……那不过是个小事件，我都道过歉了啊！”方茵低下头。为了这件事，她还请出老爸方敬华亲自上武家道歉，还丢脸地被五行麒麟封为“不定时炸弹”，没人能预料她什么时候会乱炸一番。

“道歉又能怎样？你弄砸了我们一心想与旗帮的合作计划，现在两边人马关系反而比以前更糟。”方腾叹了口气。有这种妹子，认了。

“大不了我一个人去和旗帮的人说明白，说……说这是我的个人行为，与祥和会馆无关，那一次的误伤完全是意外……”明知道自己犯下大错，但她的嘴上可从没认罪的表现。

“你知不知道你的‘意外’让旗帮的人对江澄很感冒？”方腾不得不搬出江澄来压她。

“嘎？真的？”她张大了双眼，没想到自己的莽撞会惹来这种后果。

“他们以为那个事件是他故意的。听说旗帮少帮主尤其对他恨之入骨……”

“怎么会这样？杀伤他的是我，又不是江澄！”

“问题就出在他是那一次会谈的主导啊！”方茵当然不明白，事件过后江澄为了保护她，将所有的过错一肩扛了下来，他精明地猜测旗帮准会利用这个借口对武家的船运大肆破坏，于是早就做好最坏的打算。果不其然，一年前旗帮的人不只忙着对付武家，还不时派人盯住江澄，只是江澄的武学造诣还不错，足够应付他们的挑衅。

“那怎么办？现在澄哥一落单，不正好让他们有机可乘？”方茵绞扭着手指，终于开始忏悔。如果江澄真的因她的冲动而遭遇什么不测，她一定不会原谅自己。

“我们会注意旗帮的行动。倒是你，茵茵，你已经替江澄惹来不少麻烦，这一次可别再胡来了。”方腾看着妹妹被自己晓以大义一番后默不作声，知道他大概可以放一半的心了。

但方茵的脑子里转的主意要是被他知道了，恐怕他那放了一半的心又要提得半天高了，因为，他宝贝妹子正想着要如何替她亲爱的澄哥摆平旗帮的事呢！

台湾台北

走在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的大厅，江澄知道一直有人盯着他。

打从他在香港上飞机开始，那人就紧跟在后，虽然技巧还不错，可是他一眼就看出那人的伪装。

会是旗帮的人吗？他揣测着。

近来旗帮盯他盯得很紧，为了上一次的会谈破裂，他成了旗帮的眼中钉，不过，碍于祥和会馆在香港的势力，他们也不敢太过如摇。

只是现在他人在台湾，祥和会馆的势力已延伸不到这里，加上他又留书说想脱离会馆，把江家的事业还给即将出现的主子“麒麟王”，所以，现在的他形单影只，没靠山没背景，是最容易被袭击的时刻。

不过，旗帮向来也只在香港活动，他们很少越出范围，因此他可以肯定背后的人是新的敌人。

还有什么人想对付他呢？江澄推了推鼻梁上的黑细框眼镜，索性在机场大厅的座椅上坐下来，想想对策。

五行麒麟中他的身高只比方腾矮，几乎和丁翊一样都是一七八公分，瘦削颀长的个子配上一脸的书卷味，常常会让人以为他是个文质彬彬的学者，只有在与他正面交锋之后，才会发现这么一副书生皮相下隐藏的是机敏的头脑和不凡的身手。他是五行麒麟中唯一学过中国武学的，其他四人多半只学过防身术与自由搏击而已，方腾则因年少时混黑道学了不少拳脚，打架也很在行。

基本上，五行麒麟各有专长。丁翊处事圆滑，是商场老将，人脉关系良好，算是五人之中的外交官。方腾是个霸气十足的枭雄人物，别看他没事老是露出性感的微笑，黑道人对祥和会馆的忌讳多半是冲着他。林剑希受过严格的枪法训练，是个射击好手。武步云的外貌虽然活泼跳脱，但他的爆破功力可是一流的，还不可思议地领有执照哩！

江澄呢？他算是五行麒麟中的谋士，擅长电脑操作与生化研究，他应该是祥和会馆之中的幕僚主管，许多情报网方面的也相当倚赖他。可是，前阵子他大伯江景山事件让他感到身为水麒麟绑手绑脚的无奈，尤其又得知五大家族原来不过是替腾家守护产业的忠仆时，厌倦感顿时如潮水涌上，他厌

恶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只想早早摆脱这不该属于自己的头衔。

在这个大前提下，他搭飞机来到台湾，想找找看母亲方面有没有任何亲人还健在。

他母亲早亡，据父亲生前提过，母亲原籍台湾，出身家教甚严的军人世家之后，为了爱上他父亲而不顾家人反对与他父亲私奔，被断绝与家人的关系，至死不相往来。

这个遗憾就是让他来弥补吧！

孤独了这么多年，他很想看看在海的这一边是否还有亲人存在。

问题是，这趟寻亲之旅并不需要个累赘，尤其是个来路不明的累赘。

他看着那个怒终离他远远的人影，忽然笑了。

已经习惯一个人，他得去向那人谢谢他的好心陪伴，只可惜他对这种跟踪游戏提不起兴致，只好麻烦他让他清静清静了。

站起身来，江澄笔直地走向那个帽檐压低，佯装看着报纸的人。他双手环胸，矗在其面前道：“辛苦了！你可以不用再跟了。”

那人缓缓抬头，露了一张冷峻的脸也，要不是见惯了林剑希的俊美，此刻江澄一定会被眼前男人的绝色骇到。

年纪轻轻，看来顶多二十岁的小伙子，身高几乎比他还高，原以为他是个三流角色，但一对上他的视线，那双冷冽慑人、利如刀锋的眼，江澄才发现，这个人不是省油的灯。

“你是谁？”江澄不得不重新评估这个人跟踪他的目的。如果没猜错，他必定是刻意泄露行踪引他上钩的。

“一个朋友。”那人微微一笑。二十岁的外形，却有着不凡的架式与一种罕见的统御者气质。

“我对朋友一向挑剔。”江澄谨慎地注视着他。这个人……没有敌意，浑身散发着豹的敏捷与狐狸的机警。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也一样。”那人牵动嘴角，拉下头上可笑的鸭舌帽，露出头奇怪的发型。从正面看似是一般的短发，可是仔细一看，才发现他竟然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

江澄怔住了，一个留长辫子的男子，怎么看都透着诡异。

“你跟着我有什么目的？”江澄对他非常好奇。

“想认识你。”

“为什么？”

“因为我对你就像你对我一样好奇。”伸手爬梳额前的头发，那人放开了一直紧拉着的长外套。

江澄又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这个男人在薄外套下还穿了一袭上下两件式的黑色唐装。简直就像是民国时代的人！

“我虽然对你好奇，但我并不想认识你。”江澄皱起眉头。再这样没重点地扯下去，不适合两人的智商。

“已经由不得你了，你一定要认识我，水麒麟。”那男人笑得一点也不像二十岁该有的模样，他狭长的眼睛里有一抹嘲弄与睥睨，那种眼神应该属于一个看尽世间冷暖的男人，不该在他的脸上出现。

“凭什么？”听他喊出他的别号，江澄已经可以肯定他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凭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旗帮帮主在一个小时前被杀了！”

“什么？”江澄脸色微变。

“道上已传出是祥和会馆的人干的，一年前你们和对方的谈判破裂，很容易让人有这样的联想。”

江澄无言地瞪着他，心思却飞快地转着。果真如此，那么祥和会馆短期内必定不会太祥和了，而自己偏偏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离开香港……

等等！这么凑巧？挑在他脱离祥和会馆的时候发生这种事？他心中一凛，一股不祥的预感悄悄袭来。

这件事分明是冲着他来的。

那男人正似笑非笑地盯着他，观察着他的反应。当他看见江澄脸上出现恍然的表情时，佩服地点点头：“不愧是祥和会馆的军师，一下子就抓住这则消息的重点。”

旗帮帮主的死亡虽然猝然，但很明显的，江澄已被旗帮列为第一号凶嫌了。

“你也不错啊！不是做旗帮的人也能对旗帮的事了解如此透彻，难得。”

江澄第一次遇到旗鼓相当的人，这个人的反应与见地快得让他害怕。

“好说，想管住五条大虫，是该有点能耐。”那人奇怪地冒出这句话。

江澄还没对这句话反应过来，又听他道：“别再逃了！就算你逃得出江景山带给你的阴影，也逃不出自己是祥和会馆一分子的命运。”

他在说什么？江澄再度愣住了。这个人为什么对他这么了解？年纪比他轻，却像个老成稳重的老友般在劝他回去。

他是谁？

忽然，一个想法飞窜进他的思绪，江澄诧异非常，又十分肯定地猜出这个人的身分了。

麒麟王！五行麒麟未来的主子！

“你是……”他正想开口确认，又被那人伸出的手打断。

“旗帮少帮主已准备对付祥和会馆了，你没有多少时间，你得回去替自己洗清罪名，否则，你就真的没有资格当祥和会馆的‘水麒麟’。”那人说完不待他有所回应，轻轻一甩，长辫盘绕住颈项，又戴回鸭舌帽，转身走出机场大门。

江澄足足在原地站了三分钟才回过神来。

麒麟王不是明年才要回来吗？怎么会在此时此刻出现？

不行！他得赶回香港，不仅要着手调查是谁企图让祥和会馆与旗帮互相残杀，更要告诉丁翊他们，别小觑了麒麟王，因此他实在是个可怕的人物。

第二章

唉！就说嘛！这群亲爱的家人怎么可能看得住她呢？从小到大，她不知道从老妈布的天罗地网中逃出去几次了，这种盯人的小把戏实在太逊了！

方茵高高兴兴地逃出门，开着向好友借来的车，直奔向海港码头。

她有个直觉到大屿山江澄的私人实验室一定能查到他的去向。她知道他一向喜欢一个人跑到那里去独处，这实在是个有点孤僻的坏习惯，不过这种小缺点无损于她对她的喜欢。

搭乘渡轮到大屿山已经傍晚了，她看看表，算好最后一班回程渡轮的时间，不有三个多小时可以耗在这里，不必太急。

江澄的实验室她来过几次，都是方腾甩不掉她只好带她来，当她看过那间颇有规模的实验室之后，对江澄的狂热更甚。

那绝不是个呆头男子该有的工作室，那间稍具规模的实验室的主人应该是个头脑清晰、明察秋毫的厉害人物。

方茵从那时候起，开始由衷地尊敬江澄，也更加确定他是她未来的对象。虽然江澄对她的无动于衷是个不太顺利的开始，但方茵也知道这种事情急不得，她有的是耐心来慢慢培养他们的感情。

一到那间由外表看起来和别墅没什么两样的房子外，方茵正想动用她开锁的“绝技”摸进去，岂知走近大门在看，门锁早已不知被什么人拆毁，平时铜墙铁壁般的大门正虚掩着。

“怎么回事？是澄哥回来了吗？”她高兴地推开门，随即又顿住脚步，否定自己的想法。“不会啊！回自己的地方干嘛撬开锁？不对！不对！”她摇摇头，左右瞄着，小心地从背包中拿出防身电击棒。

一定有贼！

过分！哪一个不要命的小偷，竟敢趁她亲爱的澄哥不在时来闯空门！

她慢慢溜过花园，移往屋门前，伏在窗边聆听里头的动静，可是听了半天没听到任何声响，她决定直接从后门进入看看。好歹她也是这里未来的女主人，怎么能让宵小在她未来的地盘上撒野？

后门是锁着的，她轻易地用一根发夹就摆平那道没什么防卫性的门，悄悄地走进屋内，厨房的一切设备都没变，倒是通往地下室实验室的秘门居然是开着的。

咦？这小偷是什么来历？放着客厅里的古董不动，反倒是对澄哥的实验室有兴趣？

方茵隐约觉得大事不妙，可是又忍不下好奇心，连想都没想便冲往实验室。

她一走下楼梯就呆住了。

整个实验室里像打过仗一样，烧杯试管碎了一地，连江澄那台研究用的电脑主机也不翼而飞。

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方茵蹲坐在阶梯上，无力地望着江澄心爱的一切被砸毁，心中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有什么人要对付澄哥？是旗帮的人吗？但对付澄哥和捣毁实验室有什么关联？这里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了又能干嘛？

正凝思烦乱间，楼上传来沉沉的脚步声，方茵警觉地跳了起来，握紧电击棒，小心地爬上楼梯，等待在门后。

门果然如她所料地被推开，一个人影闪了进来，她咬紧牙根奋力一击，纤白的手倏地被挡了回来，她一个失衡，整个人就要往地下室跌落——

“啊——”

“茵茵？”

一个惊讶的喊声伴随着她的尖叫声出现，继而腾空的手也被拉住，整个人以反地心引力的方向向上撞进一堵坚实的胸膛里。

“澄……哥？”她惊魂未定，抬眼看清来人，沉敛清瘦的脸上架着黑细框眼镜，不是她的澄哥是谁？

“茵茵，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江澄也被她吓了一跳。

一下飞机，他为了避开旗帮的耳目，不能回祥和会馆，于是直接来到实验室，想好好思索下一步要怎么做。没想到别墅大门洞开，似是有人非法入侵，他蹙着眉走进屋内，一看见客厅内值钱的东西都在，就开始担心实验室内资料的安危。如果小偷的目的不是为了钱，很明显的，就是为了他的研究资料。

他往地下室的门走去，一推开门一道劲风迎面而来，他自然而然地举手拆解，谁知一下手才看见方茵那张淘气清丽的小脸，心下一惊，又连忙伸手拉住她下坠的身躯。

真是个莽撞的小丫头！他吐了一大口气。她什么时候才会学乖？

方茵被他抱在怀里，喜悦渐渐压过了方才的惊吓。江澄回来了！而且是第一次主动搂住她，她兴奋又悸动得直想大声呐喊。

唉！这种感觉真是棒透了！

“茵茵，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见她不回答，江澄以为自己不小心伤了她，推开她想仔细看看她的手。

“我没事。”可以了，不能太贪心，以后有的是时间和他搂搂抱抱。她自我安慰一番，笑着摇摇头。

“你还没回答我，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江澄又问了一次。

“还说呢！还不都是因为你一声不响地离开，害我担心得吃不下、睡不着，才想来你的实验室看……”

“你是偷溜出来的？”根本不用问，这丫头哪一次不是用这招？

“也不是偷溜，只是离开我家一下子而已。”她努力解释其中的差别。

“别老是做傻事。”江澄摸摸她一头微卷的半长发，像大哥哥般微微一笑，走下阶梯。

又当我是小孩或小狗了？方茵无力地翻了翻白眼。

实验室的凌乱比江澄想像的还要糟糕，尤其小偷搬走他的电脑主机，必定是找不到磁片，才不得不如此大费周章。

方茵跟着他下楼，看着他坚毅的侧面问道：“怎么办？是谁想对付你？”

江澄没有回答。他还没得出结论，不过，他可以大胆假设，来人和从中破坏祥和会馆与旗帮的肯定是同一伙人。

“会有谁知道你在这里有间实验室？他们想要什么？”方茵实在担心，敌人在暗我在明，这么一来只有讨打的份了。

“茵茵，你回家去，最近没事不要随便出门。”江澄双手插在口袋里，转头对她说。

“为什么？”朋友有难，她怎么可以跑去躲起来？何况还是她“未来”的男朋友。

“这一阵子祥和会馆和旗帮之间有不少误会，说不定会引起争战，你不要搅进来。”江澄怕又要像上次那样好好的一桩事被她搞得乱七八糟。

“既然是这样，我更应该留下来帮你啊！”方茵嘟着小嘴，气江澄老是对

她见外。

“你不懂，这次更危险……”

“多危险？”她立刻问。

“茵茵，别问了，快回去。”江澄真不知道要拿这个好动又好奇心太过旺盛的方家老么如何才好。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就回去。”其中大有文章！方茵感觉得出来，一定出事了，否则出走的江澄不会这么快又回到香港。

江澄盯着她倔强的脸，抿紧了唇，转身边整理地上的碎物边说：“旗帮帮主严正清被人杀了，有人嫁祸给我，旗帮近期内可能会卯上祥和会馆，尤其更不会放过我。”

什么？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严重？方茵怔住了。

“所以，跟在我身边太危险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开始行动……”

“那你还要我回去？上一次我搞砸了你与他们和谈的谋划。我欠你一次，这次，我陪着你可以帮你，又能向他们说清楚杀伤严少帮主的事纯粹是我个人的冲动造成的。”方茵激动地打断他的话。那群水上人家全是呆子啊？祥和会馆如果要灭掉他们，还会等到现在？

“茵茵，这件事由我和你二哥处理就好了，你不要插手。”

江澄警告她，“那一次严冷被你划了一刀，对你记忆犹新，我怕他们也会对付你，而我近来可能会比较忙，没有时间保护你，因此，你乖乖地待在方家才是上策。”

一遇上她，他通常得多浪费许多唇舌来说服她听话，难怪方腾老是讥笑他和方茵之间必定非常投机，否则一向寡言的他怎么可能会说出那么多话？

“我不需要保护。”这是什么意思？好像她是个专门碍事的家伙似的。方茵瞪圆了眼睛，不服气。

“他们都是很凶狠的……”

“我不怕！凶狠又怎么样？上一次还不是被我把他们的巢穴弄得一塌糊涂。”她扬起脸蛋，表情得意。

“那一次是你运气好，他们疏于防备。”江澄真起敲敲他顽固的小脑袋。

“你怎么不说那是我有才能？”她还是一样自信。

“不！你的才能远远不及你的本能。”江澄的口水快用尽了，摇摇头，点了下她的前额。

这句话是褒是贬？方茵被他一点，点散了注意力。

“总之，反正，我这一次决定看紧你，一来可以替你除去坏蛋，二来免得你又想离开香港，充我不顾。”她一回神，马上摆明自己的决定。

“弃你不顾？没那么严重吧？”江澄想笑。说真的，这个方家丫头虽然黏人，但奇怪的是他并不讨厌她，甚且还常常不小心和她聊起天。

“还说不严重？我对你一往情深，都决定将来要嫁给你了，你去说走走走，连声再见也没说，你是想让我伤心致死是不是？”他对他的表态已不只一次了，不过就属这次最夸张。

“茵茵，别闹了。”江澄每回听到她的表白都会替她汗颜。这丫头的脸皮是超级厚的，连这种话她都说得脸不红、气不喘。

“我是认真的！”她知道江澄一直以为她在开玩笑，从不把她的话当真。

“你才二十岁，还搞不懂什么是真爱，等你知道了，你会后悔对我说这

些话。”

“我绝不后悔。”她专注地看着他，一字字全是笃定。

唉！他该深感荣幸自己蒙这位方丫头青睐，还是悲哀自己雀屏中选，成为她游戏的对象？

江澄再度摇摇头，苦笑不语，从天花板上软木内的隐藏式监控器拿出一卷带子，放进口袋里。

小偷绝不会发现他设在天花板上的监控系统，这是他的防盗手法之一，他得去找丁翊他们一起看看这卷带子里的主角到底是何方神圣。

“你在干什么？”方茵走到他身边，知道他不想继续刚刚那个话题。

“没什么，我要回祥和会馆，顺便送你回去。”他朝她点点头。

“你真的不让我跟？”她又问了一次。

“不。”干净俐落的回答。江澄率先走上楼梯。

很好，不让她跟，她不会自己去？她又不是没去过旗帮，再走一趟就是了。这一次事关江澄的安全，她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罢手的。

瞪着他的背，方茵不在乎地耸耸肩。除非把她杀了，否则这一次任谁也别想阻止她。

江澄的回来并没有惊动祥和会馆的四位长老，倒是丁翊与方腾很高兴他能及时回头，因为旗帮锁定他就是杀害严正清的凶手，凭他一个人必定应付不了那群急着报仇的水上强盗。

江澄一和他们联络上，丁翊便急忙召来林剑希和武步云，五行麒麟再度集合在祥和会馆地下室的电脑中心。

“我看，我还得感激那个嫁祸栽赃的人，要不是他从中搅和，你怎么可能自动跑回来？”丁翊笑着揶揄江澄。

“是啊！我们还在想，你这家伙不知道到哪里逍遥去了。”林剑希俊美无比的脸依旧一副欠揍的样子。

“我怕他们上门滋事，只好回来。”江澄早习惯了这票损友的嘴了。

“他们上门有我们四个就绰绰有余了，少人一个没什么差别。倒是你一个人在外游荡，很容易变成靶心，你该不会是回来避难的吧？”武步云故意要气潇洒，瞧他像个没事人一样，也不想想他的出走让他们忙成一团，还要为他担心，这种不顾前后的行事一点也不像江澄的作风。

“我回来是想澄清我的嫌疑。”江澄对付他们的招数是以不变应万变，任他们百般侮辱，就是面不改色。

“奇怪，你怎么会这么快就得知消息？严老大的死讯也不过刚公开没多久，你人不在香港，哪来的管道可以知晓？”方腾算算时间，发现江澄回来的速度太快了，好像严正清一死他就知道了似的。

“有一个跟我说的。”江澄想起麒麟王骁猛刚锐的眼神，那是属于一个天生领袖的眼神。

“谁？”四个人异口同声地问。

“你们猜。”

“啐！你出门一趟连个性也变啦？从不拐弯抹角的人居然打起哑谜来了？”武步云第一个不满。

“是什么人对旗帮的事也了如指掌？”丁翊惊讶地问。

“那个人是敌是友？他会不会就是这个事件的主脑？”方腾的脑子动得也快。

“或者，那个人是旗帮的人？”林剑希跟着脑力激荡。

“都不是。”江澄慢条斯理地走到电脑前开机，不急着想解开谜题。

“喂！你故意吊我们胃口了？”武步云是个道地的急性子。

“别闹了，江澄。”林剑希现在没心情玩这种猜谜游戏。

看着他们好奇不已的神色，江澄才缓缓地说：“他就是咱们未来的主子。”

“麒麟王？”四人又同时低呼。

“是的。”转身看着他们瞪圆的眼珠子，江澄觉得有点好笑。

“他不是还在国外？”

“长老说他明年才会回来的啊！”

“难道我们的事他都知道？”

“他什么时候盯上你的？”

四人一人问一句，顿时江澄还真不知道要先回答哪一个问题。

“他不是个等闲之辈。”江澄在椅子上坐下来，环顾他的好兄弟们，正色道：“他虽然人不在香港，却对祥和会馆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猜想，四位长老一定经常与他有所联系，我甚至认为， he 可以从网路直接切进我们的电脑主机查询任何机密资料。”

“你说的是长老口中那个不满二十岁的小鬼？”武步云不信地睁大眼睛。终于也有个比他小的“小鬼”出现了吧！可是教他如何相信一个小鬼会有多厉害？

“要是你们看见他，就绝不会把他当成二十岁的人来看待。”江澄深沉的眼中有着佩服与欣赏。

“他让你动摇了？”丁翊挑起眉头。

“他不容小觑，第一，在你们还查不出我的下落之时，他就知道我的行踪；第二，严正清一出事，他立刻就能掌握消息；第三，他只用几句话就能把我叫回祥和会馆。你们说，这样的人不可怕吗？”

“那又如何？”下去可不会轻易服人。

“他已回到香港，这是我的直觉他就像个观棋的人，正站在某个地方看双方棋子厮杀，或者，在我们质疑他有几两重时，他也正在一旁评估我们的能耐。”

方腾与丁翊互望一眼。江澄很少谈论别人，但这一次破例的恭维让他们知道，这个不见首尾的麒麟王也许很值得五行麒麟期待。

“很好，我们也等着会会他。”林剑希笑着点点头。

的确，如果他真如江澄所说，那么，和旗帮的这一仗正是他们表现的好机会。

“好吧！先虽谈麒麟王，现在你打算怎么做？我听手下的人说严冷已经下令动员金旗帮的人找你，他早已认定严老大是你杀的了。”丁翊转入正题。

“我觉得事情似乎不像我们想像的简单，因为我的实验室遭人蓄意破坏，来人要的是我的生化研究资料，但我想不出他们的目的。还好我有卷隐藏式监控系统的带子，咱们来看看是谁闯进了我的实验室。”江澄边说边把带子放进投影机中，开启萤幕。

不久，萤幕上出现两个纤瘦的身影，皆蒙着脸，戴着手套，其中一人行进间还有点瘸，他们一进门就坐在江澄的电脑前想进入他的系统，但因被锁码而无法得逞，他们于是将现场破坏，四处翻箱倒柜，最后，居然还把江

澄的电脑主机搬走。

“他们要什么？”丁翊边看边问。

“不知道。”江澄摇摇头。他至今毫无眉目，但他断定那两道人影绝对是女人。

“你在出走前那段日子在忙些什么？”方腾忽然问道。

“我在研究一种化学毒素，那是我父亲生前的一个老朋友委托我分析的某种生化武器……”

“江澄，你知道严老大是怎么死的吗？”林剑希转头盯着他。

“怎么死的？”

“一种离奇的毒，先是全身痉挛抽搐，痛苦不堪，最后被人一枪毙命。”

丁翊接口道。

江澄脸色一变，喃喃地道：“马幽里神经毒素！”

“那是什么玩意儿？”武步云问。

“那正是我在研究的生化武器，一种可以使人类大脑中枢神经萎缩的毒素，若注射到人体，不到五秒就会干扰神经系统，而致人于死。这卷带子录影的时间是三天前，面严大老在昨天被杀……”时间上配合得刚好。江澄向来平和从容的脸上有了怒气。

“你的电脑主机里有这种毒素的制造方法？”方腾皱紧眉锋。

“是的，可是我不相信有人会知道我在研究这些东西，还能轻易地解开我的密码。”除非是电脑天才。江澄忽地站了起来，双眉紧蹙。

“可是事实是这个人不仅成功地解开你的密码，还制造了相同的毒素，把身手不错的严老大给做了，轻轻松松地把这件事推到你头上。”林剑希明白地分析整个流程。

“可是，为什么？”方腾想弄清楚一点。“为什么严冷一口咬定你就是凶手？就凭这些毒素？除了你自己，还有谁知道你拥有这种毒素的资料？”

“盗取这种毒素只是要把我引进这桩阴谋之中的饵而已，那个人怕单方面的挑起旗帮的误会不足以使有所行动，所以他利用我研究的毒素来杀人，逼我不得不出面调查这件事的因果。”江澄一手环腰，一手支着下巴，镜片后的眼神有凛冽的锋芒。“至于那个蒙面人为什么知道我的事，这点我还想不出来。”

“这两件事全都冲着你来，江澄，我想那个不知名的人士可能很恨你。”林剑希拔出腰间的枪，在手上把玩着。

“现在先把旗帮与我们的误会解释清楚，我想那个躲在幕后策动这一切的人到时就会自动出现了，他想对付的人只有你。”丁翊点上了烟，有点担心。

“要我们帮什么忙吗？”方腾好心地问。

“这件事让我一个人解决。”江澄火了，虽然外表一样镇定，那两颗着火的眼眸正说明了他也是有脾气的。

“你要小心，除了旗帮，你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敌人。”丁翊叮咛他。

“我知道，我得找机会去和严冷当面谈谈。”他拟好了第一个步骤了。

“他正在盛怒当中，不会心平气和地听你解释的。”方腾觉得这方法行不通。

“我要知道严正清死亡之日的的所有行动，我怀疑恨我入骨的人正躲在旗帮里。”他的直觉一向很准。

“我陪你去吧！”丁翊不放心他一人独闯，尽管他身手很好。

“不！我一个人反而好办事。”江澄伸出手阻止他。“如果你们想帮我，就查一查严正清死亡的那一天曾经和哪些人接触过。”

“好吧！这一阵子小心些。”方腾拍拍他的肩，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江澄第一次感觉到他与他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前他的冷漠让他周身形成一道拒人于外的墙，即使丁翊他们与他亲近，那种莫名的疏离还是存在，如今，在这个患难的时刻，他才体会出五行麒麟同气连枝的友谊是多么可贵。

“我会的。”他由衷地笑了。

方茵下午从学校出来，就开车直冲向她今天的目的地——旗帮总坛。

这几日二哥方腾的脸色满凝重的，听说是为了江澄与旗帮之间的过节，只是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他们全家都很有默契的绝不在她面前提起，深怕她再来一次上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闹剧。

好！大家都把她当瘟神，不让她插进一脚，她就偏偏要管这档子事，不真正露两手给他们瞧瞧，他们还真的把她看扁了。

她将车子停在香港仔的码头附近，盯着左手边一条暗沉的巷子，那整条巷子都是旗帮的地盘，而他们的总坛就在巷子底。

奇怪！上次她哪来的胆走进巷子的？方茵趴在方向盘上，吞了一口口水，想不出一年前她冲进这条巷子的勇气从何而来。

那时她急着找江澄，没思想太多，脑子里想的全是江澄要被抓走的惊心画面，才会不顾一切直闯。

一定是被爱神附了身，才胡里胡涂地不管死活！她自我解嘲地笑笑。

江澄还说她对他的感情是错觉，真是个呆子，要是错觉，她会为他做这种傻事？

其实，她知道他是故意用淡淡的态度来敷衍她的。江澄是个聪明又阴险的家伙，他刻意忽略她对她的爱情，圆滑地躲开她每一次爱的攻势，想让她知难而退，好图个清静，但，门都没有！她都已经不要脸地倒追他两年了，怎么会轻言放弃？她这一生是赖定他了。

正胡乱想着，一个从巷子走出来雄壮威武的男人吸引住她游离的视线。那个人不是严老大的儿子严冷吗？一年前还不小挨了她一刀，那副海盗的尊容，她怎么可能会忘记。

他一身黑衣，前后各拥着两名手下，坐进车子，往市区驶去。

“好时机！”方茵高兴地发动车子，尾随在后，她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和那个严海盗谈一谈。

旗帮是蚕民所组成的帮派，他们多半来自香港岛西南沿岸那些古老的水上人家，几世来傍水而居，不变的是对水的信赖，但在二十世纪末的现在，他们却成了香港这个现代化城市的奇观，一个与摩登完全悖离的传统世族。

她听江澄说过，这一代的蚕民已不甘水上之家的贫穷，纷纷上岸谋求其他生路，而旗帮便是在这样的需求上产生。近几年来，旗帮的势力因不断加入的蚕民而日举办壮大，他们的主要地盘除了香港仔这个老渔村外，就是整片海域。

他们专门抢劫香港岛与岛间，或是出外海的货轮，干扰了不少航运公司的生意。严格说起来，他们就像强盗一样，巧取豪夺，无法无天。

严冷在一家豪华酒楼前下车，似是赴宴，方茵也跟着溜进去，只见里